

BC Hands & Voices



我的單 邊世界： 一隻耳 朵聽世 界

My Unilateral World; Hearing with One Ear

我生來就有單耳聽力障礙 (SSD)。儘管我的 SSD 具體原因尚未確定，但很顯然是遺傳的，因為我的母親、舅舅和外婆都有同樣的聽力狀況。

我出生時還沒有新生兒聽力篩查檢測。但是，由於 SSD 具有家族遺傳的性質，我的母親知道她要留意什麼樣的跡象，例如將頭的一側扭向聲源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她意識到可能已經遺傳了這一症狀。她帶我進行聽力測試，專業人士確認了她所懷疑的事實在 70 年代，為 SSD 兒童提供的早期療育服務和助聽器材都有限。但因於我母親與舅舅和外婆一起長大，她很瞭解如何才能幫到我。

在我還沒上學的前幾年，母親一定會定期讓我接受聽力測試，以監測我用來聆聽的耳朵。她還密切留意我的語言表達能力，並努力讓我接觸到更多口語。

我上學後，母親總是會在開學前與我的老師見面，以確保我能正常無礙地上課。她們之間討論的一些事情包括：我應該坐在哪兒才能最好地聽老師講課、老師



如何才能更好地與我交流、以及解決我在某些環境或情況下難以聽清的小技巧。

作為成年人，我經常會忘記我是用一隻耳朵聽聲音的。這原本就是我的一部分，從未有過改變。有時我甚至會忘記我哪只耳朵是能聽見的，哪只是聽不見的。我日常中所面對的最困擾的事情是聲音的定位和背景噪聲的干擾。

作者 Lisa Cable

We acknowledge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.
我們感謝卑詩省的財政支持。

我的單邊世界： 一隻耳朵聽世界 (2)

聲音的定位即是找出聲音從哪裡傳來。舉個例子，我和家人最近一起去了玩具反斗城。因為當時正在舉辦活動，所以現場很吵。我站在通道時，聽到有人在呼喚我的名字。我花了大約 30 秒緊張忙亂地環顧四周，才看到姨媽站在我面前大約六英尺的地方。商店裡噪音不斷，我弄不清楚聲音是從哪裡傳來的。雖然有時可能會令人感到煩惱，但我認為這完全不會影響我的生活質量。

另一個問題是背景噪聲。人多的社交場合或嘈雜的聚會是最為糟糕的。如果有人站在我的面前或我的壞耳側，並且想與我交談，我會無法聽見他們在說什麼。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我學會了誠實地說：「我聽不到您的聲音，您介意移到另一邊嗎？」如果方便的話，我會自己調整位置以便更好的傾聽。相較於讓我假裝能聽到聲音並與他們進行生硬的交談，人們更傾向於遷就我，讓我能聽見他們的聲音。

就在幾年前，我去做了一些聽力測試。成年後，我在 20 多歲時才第一次進行聽力測試。幾十年後的今天，我感覺我自己越來越難聽到聲音，尤其是在背景音嘈雜和人們站在我壞耳側的時候。當我的孩子們在另一個房間叫我，或者在他們跟我說話時邊說邊走開的時候，我發覺我經常對他們說我聽不到他們的聲音。當他們有朋友過來玩並製造更多噪音時，我也感覺越來越焦躁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我的聽力測試結果顯示我雙耳的聽力都沒有變化，不過聽力學家建議讓我嘗試一些聽力設備以減輕我所遇到的困難。

儘管我最近在自我掙扎，但單耳聽障仍然存在好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的睡眠質量非常好。每當我上床睡覺時，我的頭會側向我的好耳側。這個世界會瞬間變得安靜，周圍的任何聲音都不會打擾到我。真是棒極了！

母親很早就意識到監測我的聽講能力和療育的重要性。我對於能有這麼一個母親感到無比幸運。而且，我的父母從來沒有將我的單耳聽障視為負面的東西，這只是我本人的一部分，就像舅舅和外婆一樣。這些愉快正面的經歷使我受益匪淺，因為我現在是兩個漂亮孩子的母親：我的兒子擁有正常聽力，而我的女兒則雙耳嚴重聽障。我的女兒喜歡她有一個像她一樣的聽障媽媽，我也喜歡我的兩個孩子各自有其獨一無二的一面……就像我一樣。